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滕肖澜 著

城里的月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城里的月光

滕肖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里的月光/滕肖澜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8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ISBN 978-7-5321-3367-3

I. 城… II. 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659 号

本文库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陈先法

装帧设计: 袁银昌

城里的月光

滕肖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12,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978-7-5321-3367-3/I · 2555 定价: 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编辑说明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年轻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集中展示上海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为“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第二辑,共五种,是五位青年作家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精选本,包括:薛舒的《残镇》、滕肖澜的《城里的月光》、于东田的《桐子树下——一片七里香》、任晓雯的《岛上》和阿益的《我的香格里拉》。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年8月

二十年前——其实只隔了二十年，便像是隔了几个世纪似的。岁月是有脚的，倏忽一下，便溜了过去。轻轻巧巧的，连个响儿也听不见。

那时，黄浦江以东还是个冷僻的地方。讲起来也算是上海，却更像是续弦进门时身后跟着的小拖油瓶，羞羞答答可怜巴巴，也不甚起眼。可有可无的，连点缀也算不上，更多的是无奈。浦东人管浦西叫“上海”。这声“上海”，是带着些仰视的心绪，恭恭敬敬说的。仿佛那儿才算是真正的“上海”。“去上海裁件衣服”、“去上海吃喜酒”、“去上海走亲戚”、“去上海给小囡买几件像样的文具”……隔着一条江，十来公里的距离，便完全是两个世界了。

只有月光，既属于江这边，也属于江那边。

月光，柔柔地洒在黄浦江上，毫无保留地，一眼望去，成了千千万万个细碎的点，闪啊闪的。对岸，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林林总总的高楼；这边，一排排矮房，零零落落的几处建筑。若不是间或响起的一声两声的敲梆声，几乎是要被人遗忘的。比起对岸的喧闹和张扬，浦东又像是个懂事的小媳妇，乖巧而安静地呆着，伺立着。看似波澜不兴，却又是蓄势待发的。

渡轮在江上来来回回。码头上，铁丝网将自行车和人紧紧围在里头。“丁零——”！铁门一开，人和车便向船上疾奔。那边的来这边，这边的又要回那边去。每天都是这么来来去去的，一下也耽搁不得。

夜深人静时，外滩的钟声响起。当——当——当——！黄浦江这边和那边的人都能听见，稳稳的，一下又一下，像老人说着故事。有了年头，虽不够清澈，带着些许痰音。却听着稳稳当当的。这么听着听着，便安心了，睡着了。

第一章

一九八七年的暑假里，陈昆带女朋友回来住了半个月。陈昆在北京读研究生，一年只回来一两次。爸妈像接待外国贵宾那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好吃好喝。

小两口走后没多久，爸妈就张罗着给陈也找对象。

陈也和陈昆是双胞胎兄弟，出生时只差了几分钟，可不管怎样，陈也是哥哥，弟弟都带女朋友回来见父母了，哥哥还没动静，总归有点说不过去。陈也的爸妈倒不像隔壁的王裁缝，两个女儿，非得等大的出嫁，小的才能出嫁。结果大的一直没男朋友，小的也只能拖着，耽搁了。陈也爸妈是想，陈也今年二十四岁，工作五年，弄堂里小伙子像他这么大的，差不多都有着落了。陈也相貌端正，工作稳定，是时候找个对象了。谈个一年半载，也该结婚了。

陈也爸妈一边托人到处物色，一边征求陈也的意见：

“说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陈也埋头看英语书，没听见爸妈问他，一动不动。陈也爸爸走上前，“嗖”的一下，把他的书抽掉。他吓了一跳，抬起头，愕然地。

“干吗？”陈也问。

“问你话呢。死人一样。”陈也爸爸说。

陈也妈妈重复了一遍。“问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

陈也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他说：“我还不想找对象。我还小。”

“不小了，”陈也妈妈说，“该找了。张跷脚的儿子跟你一样

大,老婆都怀孕几个月了。老丁的儿子还比你小一岁,去年就领了结婚证。还有刘阿姨的儿子,喜酒还没办,儿媳妇肚子里已经有了——”

“我不想找,过两年行不行?”陈也打断母亲的话。

“不行,”陈也爸爸说,“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了,你就不急?”

陈也妈妈说:“你弟弟的女朋友还是大学生,长得秀秀气气——”

陈也眼睛朝上一翻,笑了出来:“秀气?你说她秀气?”

妈妈说:“我看着是蛮秀气。”

陈也说:“一张马脸。”

妈妈说:“胡说,人家明明是鹅蛋脸。”

陈也说:“还是平胸。”

陈也爸爸有些不高兴了。“你不要这样说你的弟媳妇。人家就算长得不好看,可人家是大学生啊。你有本事也找个大学生回来让我瞧瞧?你弟弟是研究生,所以能找个大学生。我看你,顶多找个技校生——”

陈也妈妈朝老伴使了个眼色。

陈也爸爸闭上嘴,不说了。陈也吞了口唾沫,把眼镜往上一推,从爸爸手里拿回书,又看了起来。

吃午饭时,陈也忽然说:“我要找个漂亮的。”

陈也妈妈在盛汤,把铁锅里的榨菜蛋花汤倒进蓝边碗里。陈也爸爸鱼刺卡在喉咙里,挑起一个老大的饭团,嚼也不嚼就吞了下去。陈也看他们好像没反应的样子,于是,又强调了一遍:

“我说,我要找个漂亮的。”

爸妈抬起头,朝他看。

陈也说:“你们硬要给我找对象,我没办法,谁都晓得我最孝顺,最听爸妈的话。爸妈让我找对象,我没有还价。我跟你们讲,我找对象没有别的条件,就是一条——漂亮,一定要漂亮。越漂亮越好。”

陈也的表姑妈给陈也介绍了一个姑娘，叫王小娟，二十一岁，中专生，在浦东新区政府里当文员。

陈也妈妈的同事给陈也介绍了一个姑娘，叫李招娣，二十二岁，小学毕业，皮鞋商店营业员。

陈也看了两人的照片，想也不想，手一指：“喏，这个。”

他说的是李招娣。照片上，李招娣撑着一把小花伞，笑咪咪地坐在船头上。她的马尾辫垂在一边，眼睛很大，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另一个姑娘远没有她漂亮。王小娟梳着齐耳短发，朝天鼻，脸型也有点宽，她也在笑，但她笑起来呆呆板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陈也爸妈偏向王小娟。他们说：“这个姑娘好，工作好，吃政府饭的，干部编制。”

陈也不喜欢。他说：“她长得不好看。”

爸爸说：“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

妈妈说：“我们家娶媳妇不看重长相，要紧的是人品——”

陈也说：“照片上两个人又没说话，你晓得哪个人品好？”

妈妈说：“读书多，懂的道理肯定也多。”

陈也停了停，怪声怪气地说：“是吗——陈昆读的书比我多，可不见得比我懂道理。”

妈妈咳嗽一声，不说话了。

爸爸说：“你弟弟找个大学生，你找个小学生。现在你不在乎，将来两对夫妻碰了头，你心里可别有啥想法。”

陈也打了个呵欠。他懒洋洋地说：“我会有啥想法？反正我也找不到大学生，论学问论文凭是比不上了；我找个漂亮的，至少长相上占了上风。我可不能两头都输给他。”

陈也坐在浦东公园的长凳上，手里拿一份当天的《新民晚报》。他看表，五点一刻，离约好的时间过了一刻钟。他没有急躁，依然稳稳坐着，趁太阳没有完全下山，天还亮，他可以看一会儿报纸。

漂亮姑娘总归架子大些，换个难看的，她敢迟到吗？

陈也开始看报纸。他先看天气预报，晴，又是高温，36度。头条新闻是讲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某国的领导人，旁边是两人亲切握手的照片。陈也比较关心国际新闻，尤其是美国新闻。他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某地区今夏酷暑，气温达到40度，已经热死两百多个人了。还有一篇报道，说美国加州发生连环枪击事件，死亡十几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抓住凶手。

陈也看到这里，就皱起眉头，想：美国怎么回事啊，都乱成什么样了。

看完国际新闻，再看市内新闻。今早大雾，一艘轮渡在靠岸时发生意外，几名乘客跌到黄浦江里去了。陈也看了就很急。汽车厂在浦西，他每天上班都要坐轮渡到浦西，下班再坐轮渡回来。他是离不开轮渡的。看到轮渡出事，他就心惊肉跳。

这时，陈也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

他放下报纸，眼前站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他愣了愣，有些不敢确定。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像画上走下来的仙女。陈也脑海里一下子就蹦出“仙女”两个字。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请问，你是李招娣同志吗？”陈也有些紧张，咽了口唾沫。

“嗯，”姑娘瞟了一眼陈也手里的《新民晚报》，“你是陈也？”

“啊，对，我是陈也。”

李招娣没有再说话，在长凳上坐下，一把将高跟鞋脱了下来，拿在手里。

“碰到赤佬了！”她道，“刚买的鞋子就被踩断跟。倒霉！”

她手上一只鞋的鞋跟已经摇摇欲坠，只剩下一点连着。她干脆把鞋跟扯了下来，气呼呼地扔到老远。

陈也愣了愣，赔笑说：“鞋子质量不好。”

“就是嘛，才穿了两次。”她嘟着嘴。

“现在东西都这样。”陈也说。

“啊呀！”李招娣忽然叫起来，吓了陈也一跳。

“怎么了？”陈也问。

“我为什么要扔掉鞋跟呀？”她道，“回去拿万能胶黏一黏，还能穿的呀。”

陈也说：“没错。”

“我真是个傻瓜。”李招娣一指前面的草丛，“你去帮我捡回来。喏，就在那里。”

李招娣问陈也：“你弟弟在北京读大学？”

“嗯。”

“工作了吗？”

“没有，还在读研究生。”

“他将来会赚很多钱吗？”

“不晓得。”

“他长得和你像吗？”

“嗯。”

“真的一模一样？”

“嗯。”

“嘻嘻，别人会不会搞错？”

“不会。我眼睛下面有颗痣，他没有。”

“他有女朋友了吗？”

“嗯，”陈也说，“她女朋友是大学生。”

“哦，”李招娣又问，“他常回来吗？”

“不常回来。”

陈也想，这算怎么回事。她应该打听他的情况，而不是陈昆的。陈昆和她没关系。于是，陈也抢在她前头，说：“我在汽车厂当技术工，负责检查零件。”

李招娣说：“我晓得。我姆妈跟我说过了。”

“你妈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汽车厂效益不错，说你爷爷奶奶以前是地主，“文革”时被斗死了。你爸爸是浑堂里的扞脚师傅，你妈妈在丝厂上班。你

还有个姐姐，在云南插队落户。”

“还有呢？”

“你有个双胞胎弟弟，本事老大的，这附近都出了名了。我姆妈一开始还以为要把我介绍给你弟弟呢，激动得要死，搞了半天原来是。嘻嘻。”

“还有呢？”

“没了。我姆妈只告诉我这些，”李招娣说，“别的就等你告诉我了，要不然，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陈也一想不错，就道：“好，我告诉你，其实——”

李招娣插嘴道：“你工资单带来了没有？我关照过介绍人的。”

陈也说：“在这里。”

李招娣很仔细地看完了陈也的工资单，看了两遍，道：“刚才你想说什么，你说呀。”

陈也清清嗓子，说道：“我晓得你们都觉得我弟弟比我强，我告诉你，其实我念书一点儿也不比陈昆差，你看这个——”

陈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有些发黄的奖状，上写着：“陈也同学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李招娣拿过去看了看，又还给陈也。

陈也说下去：“你问问陈昆，他在高中得过奖没有？一次也没有。我告诉你，我没考上大学，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妈突然生病了，我要照顾他们。说来也巧，两人就像事先约好的，一二一，一块儿生病。陈昆比我厉害，那种时候，他居然还能静得下心来看书——”

李招娣打了个哈欠。露出牙龈肉和大板牙。

陈也说：“我又要做饭，又要到医院去陪夜，还要洗衣服收拾屋子。换了爱因斯坦也考不上大学。”

李招娣又打了个哈欠，眼泪也出来了。陈也看到她睫毛上湿湿的，像两把小扇子那样忽闪忽闪。

她脖子上戴着一根黄金项链，成色很好，应该是 24K 金。她

穿的连衣裙是今年夏天很流行的款式，泡泡袖，腰间一根长长的带子，在身后绑个蝴蝶结。她涂了口红，嘴唇又亮又艳。

李招娣道：“读书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我倒不大在乎这些，文凭又不能当饭吃，是吧？——现在要看谁的‘分挺’。外面卖茶叶蛋的老太婆，钱赚得都比大学生多。”

陈也很高兴李招娣能这样想。他告诉她：“陈昆将来要么留校当老师，要么分到研究所，没什么钱的。”

李招娣点点头。

接着，陈也将自己的计划讲给她听：“我跟你讲，我预备考托福——”

“托福？”

“是啊，就是一种英语考试——我预备考托福，通过了就能去美国。在美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人家说，在那边洗盘子，一年下来就能买辆轿车。哪怕你没工作，政府一年补贴给你的钱，都有好几千美金。”

李招娣很感兴趣。她眨眨眼睛：“那我呢？”

陈也说：“你也跟过去呀。两个人一块儿洗盘子，一年可以买两辆轿车。”

“我又不会讲英语。”

“不会没关系，你跟我后面，我当你的翻译。”

“我不会用刀叉。”

“那更简单了。我们不到外面吃，自己烧自己吃，高兴起来用刀叉，不高兴就用筷子，反正东西到嘴巴里一个味道。我最喜欢吃猪头肉和糯米黄酒，不过那边没有猪头肉，也没有糯米黄酒。那边最多的是炸鸡腿，比青菜还便宜，我们一天三顿吃炸鸡腿，怎么样？”

“嘻嘻，听上去像做梦一样。”

“不是做梦，等我把托福考出来，就不是做梦了。”

李招娣对陈也说：“我姆妈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

陈也问：“为什么？”

李招娣说：“我姆妈说，你爸爸整天在浑堂里帮人扦脚，一只手上肯定都是癣，脏兮兮的。我姆妈说，扦脚还不如帮人剃头，至少是上三路。”

陈也摇摇头，说：“你妈不懂。其实扦脚比剃头档次高——你想，扦脚是跟客人面对面的，剃头只能站在客人后面，连客人的脸都见不到，——老上海人都晓得，扦脚比剃头档次高多了。”

李招娣道：“我姆妈说，你没钱又没出息，说我要是嫁给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我姆妈还说，你眼睛下面这颗痣不好，一看就是倒霉相。你弟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就是因为没有这颗痣，所以才会考上研究生。”

陈也听了，愣了一下，问：“那你自己怎么想呢？”

李招娣咬着嘴唇，说：“我倒是也无所谓——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美国去享福吗？你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只要你能带我去美国，那我也不算鲜花插在牛粪上——最多是插在小牛粪里。嘻嘻。”

陈也竖起大拇指：“你这就叫有眼光，是个聪明的姑娘。”

李招娣嘿了一声：“废话，我当然聪明了。”

陈也一只手抄过去，搂住她的腰。李招娣嚅嚅一下，朝旁边一让，陈也用了劲，她没让开，没站稳，整个人倒在他怀里。陈也在她耳边轻声说：“牛粪有啥不好——牛粪最肥，插在牛粪上，花才长得艳呢。”

他嘴上说着，手却一点不停，往李招娣胸口摸去。解她的纽扣。李招娣起初还有些抵抗，渐渐的，身子一点一点软下来。两人一起倒在了床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招娣从床上爬起来，哭丧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陈也奇怪了，问她：“你怎么啦？刚才不是还蛮开心的吗，一直叫一直叫，把我耳朵都快叫聋了。”

李招娣嘟着嘴，皱眉朝他看：“我该怎么办啊——这下糟糕了。”

陈也问：“怎么糟糕了？”

李招娣说：“怎么办呀——我已经和你睡过了，女人家被男人睡过，就不值钱了。怎么办呀——看样子我真的只能嫁给你了。我妈还让我跟你分手呢，这下可怎么办才好？”

陈也笑了。笑得很愉快。

“那你就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很好的。你放心，你嫁给我，就会成为天底下最开心的女人。”

第二章

小陶的奶奶病了。陈也、毛头，还有三宝，一起到小陶家里去看他奶奶。

毛头、三宝和小陶都是陈也的技校同学。毕业后，毛头在卷烟厂当车工，三宝在肥皂厂机电车间，小陶在街道当办事员。小陶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奶奶带大的。小陶奶奶待人很好，以前陈也他们读书的时候，常常到小陶家去玩，小陶奶奶烧菜肉大馄饨给他们吃，还有桂花糖年糕和猫耳朵。小陶奶奶眉毛很淡很淡，牙齿全掉光了，讲话漏风，耳朵也不大好，但一双眼睛总是弯着，笑眯眯的。“吃啊，吃啊——”她总是这么说。

小陶奶奶是老毛病了，心脏不好，三天两头就要犯病。

她躺在床上，脸颊瘦削下去。精神倒还好。看到三个青年进来，头一句话就是：“我们小陶到现在还没有朋友——你们有朋友了没有？”

几个青年嘻嘻笑着。小陶朝毛头看，毛头朝三宝看，三宝朝陈也看。

陈也咳嗽一声，响亮地说：“奶奶，我有了。”

小陶奶奶急道：“真的啊——在哪里工作？”

陈也回答：“皮鞋柜台，售货员。”

小陶奶奶说：“哦——小姑娘长得好看吗？”

陈也胸一挺，朝小陶他们得意地飞了一眼，用更加响亮的声音答道：“好看，好看的不得了——像天上的仙女。”

毛头推他一下：不要骨头轻。

陈也笑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本来就是嘛。

小陶奶奶说：“蛮好蛮好，陈也你蛮有福气，——这个小姑娘还有妹妹或者姐姐没有？”

陈也说：“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有朋友了。”

小陶奶奶惋惜地看了孙子一眼，叹了口气，说：“我们小陶怎么就找不到好的小姑娘呢。你们下次要帮我孙子留心。你们脑子都蛮活络，我们小陶不行，太老实了——”

小陶在一旁皱眉：“奶奶——人家专门来看你，你别东扯西扯的——”

小陶奶奶说：“我这是东扯西扯吗？我是在讲正经话题。你啊，快点找个小姑娘结婚，然后给我生个重孙子，就算对得起我了。你看人家陈也，长相也不见得比你高，眼睛旁边那么大一颗痣，像个苍蝇停在上面，个子也没你高，讲起话来也是傻乎乎的，怎么人家就有小姑娘看上呢？所以说啊，你啊你，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小陶无奈地朝几个朋友看看。苦笑。

三宝说：“奶奶，您放心好了，小陶是闷骚型，看着老实，心里可花呢——您别急，说不定到时候一下子冒出十七八个小把戏，叫你太奶奶，嘿，那就有劲了——”

小陶在三宝头上拍了一下，笑骂：“少放屁！”

陈也与李招娣结婚前一个月，双方家长见面。就在附近的小饭店，点了七八个菜，还有一瓶洋河大曲。

李招娣爸爸在劳动剧场当放映员，人蛮老实，话不多。李招娣妈妈在市京剧团工作，一张脸像放久的苹果那样干瘪下去，五官还算漂亮。她眼神很媚，看人时瞟来瞟去，大概是职业病。被她瞟到的人都会在心里打个咯噔，不好意思跟她对视，只好把头低下。

四个老人里，李招娣妈妈的话最多。

李招娣妈妈说：“我以前是唱梅派的，演杨贵妃还有虞姬。文

化大革命时他们让我演李铁梅，连着演了大半个月，把嗓子唱坏了，后来只能演配角。再后来上了年纪，配角也演不成了，只能管服装打打杂。做我们这行的，老了就不值钱了，没办法。”

李招娣妈妈说：“戏唱不成了，心里还痒痒的，烧菜的时候嘴上会哼几段，洗衣服的时候会哼几段，洗澡的时候会哼几段——”

李招娣爸爸说：“就连上马桶的时候也会哼几段。”

四个老人都笑了笑。

李招娣妈妈讲到女儿时，很客气，也很谦虚。她说：“是我们当父母的没教好，招娣一点儿家务也不会做。不会烧菜，不会洗衣服，连钉个扣子也不会。以后要靠陈也多照顾她了。”

陈也妈妈也很客气：“没关系，这都是小事。不会我可以教她，招娣这么聪明，保管一学就会。”

“这丫头聪明面孔笨肚肠，怕是学不会。”李招娣妈妈说。

“怎么会呢？一次学不会就两次，两次学不会三次。李家姆妈你放心，孩子交到我手里，只要她肯学，就一定教得会。”

李招娣本来很专心地在啃一只鸡爪，听到这里，停下来，说：“我跟陈也讲好了。结婚后我不做家务，全部他来。”

李招娣说完，推了推陈也：“哎，是吧？”

陈也说：“没错。”

李招娣妈妈笑了笑：“原来两个孩子早就商量好了。”

陈也妈妈摇头：“没有这个道理。你看看周围，有几个女人不做家务，烧菜做饭全部让男人来的？”

李招娣撇撇嘴：“反正我们说好了。陈也你说是吧？”

陈也点点头：“没错。”

陈也爸爸皱眉：“男人做家务不像样。”

李招娣爸爸从口袋里取出烟，递一支给陈也爸爸。“来一支。”给他点上火，自己也点了一支，吐了个烟圈。

陈也问：“男人做家务为啥不像样？”

陈也爸爸虎起脸：“左邻右舍看到要笑的，笑你没出息。”

陈也妈妈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